

臨光第盞

謨 洪

世界書局印行



集三第刊叢本刻

編主境另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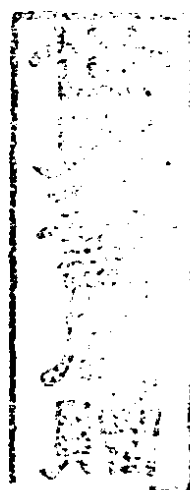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854.6
720.5-3
2

閻
第
光
臨

三
幕
劇



3 0614 2654 4

人物

張惟寧

張林月華——惟寧的夫人

林星華——月華的妹妹

林太太——惟寧的岳母

姨 母——林太太的妹妹

林日健——林太太的長子

林日聰——林太太的次子

林日明——林太太小兒子

銀 信——姨母的小女兒

小 韓——惟寧的朋友

孫 芷——惟寧的朋友

陳煥文(Darlie)——林星華的情人

上海李媽——張惟寧家裏的女僕

蘇州李媽——林太太隨身帶來的女僕

老道士

小道士

衆道士

第一幕

一間精巧的書房，佈置得雅潔可喜。

幕開時，這裏的女主人張林月華很從容地在把這一間已經經僕人洒掃過的房間來安排雜誌照樣按秩擺好，書桌上的文件收拾到應置地方……有的在櫃裏，有的在抽屜裏，連花瓶裏的花也重行排

一下。總而言之，一個用心持家的好主婦在丈夫回家前的操作就是這樣的。

鐘鳴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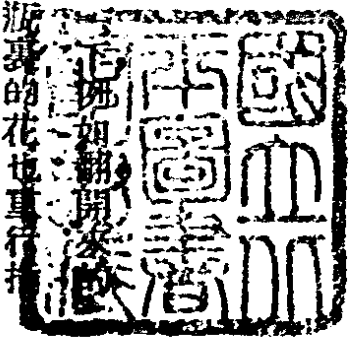
女主人的動作，顯然加快了些。一會兒外面有林星華叫姐姐的聲音。

（林星華上，手裏拿一個信封。）

星 姐姐！
月 幹麼？

星 他們學校過年，開化粧跳舞會——他請我參加——

月 我知道了，三天前就聽你跟我說過七八趟，你不是連衣服都作好了麼？
星 是啊，我的化粧衣服作得好頑極了。姐姐，Darling 來信說這個跳舞會時間改了，下星期五夜裏



十二點。

月 夜裏爲什麼那麼晚？

星 本來是八點鐘，現在他來信說，因爲八點鐘有些同學要演話劇，跳舞會要等戲完了，體育館的櫈子搬開，地板上再打腊才能跳舞。

月 十二點開始？不是要通宵了嗎？

星 Dottie說，晚一點不要緊，他送我回來。

月 我知道他送你回來，多好的機會！要是媽在面前她要讓你去才怪哪？我從前一過十點鐘回來，媽就要罵了。

星 姐姐，這難得的，姐姐你又不是媽那樣的腦筋。

月 不管腦筋新舊，通宵總……

星 人家過年呀！我不管，姐姐，您答應了。

（星華跑出）

（一會門鈴響，月華匆匆略整衣衫。張惟寧上。）

月 惟寧，外邊冷吧？

寧 還好。（脫大衣）這一天夠累的。（坐）

月 這兩天事情多是嗎？

寧 那自然，明天就是假期了。月華，今天你出去沒有？

月 上午出去買東西來着，惟寧，我給你買了一樣東西。

寧 吃的？

月 對了，你猜吧！

寧 猜什麼！等會兒拿來吃就是了。

月 不行，今天不猜，得過幾天才能吃呢！

寧 豬油年糕！

月 不來了，你壞！你怎麼一猜就猜着了！

寧 根本用不着猜，昨天晚上就看見你把報上的那家年糕大減價的廣告給剪下來啦。你那點小心眼

兒當我還不知道！

月 (笑) 你呀……這是今天來的信，媽前天叫大弟弟給我的信你看見了沒有？媽說，過兩天要到我

們這兒來玩幾天……

寧 看見了，(自語) 今年還是難免這一劫。

月 你說什麼？

寧 沒什麼，你媽來我當然歡迎，就是有時太熱鬧一點。

月 你沒福氣「熱鬧」，有人還求之不得呢，你看信吧！我去看看李媽的點心怎麼樣了。

寧 月華，我身上的煙抽完了，請你替我拿一拿，一坐下簡直就不能動了。

（月點煙）

寧 我以爲人生最大的樂趣，就在於靜靜地抽着煙，現在我要再穿上鞋，跑過去拿煙，這點安逸寧靜的氣氛就完全破壞了。

月 懶，就得啦，還有道理呢！（欲下）

寧 噯，月華，慢着，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月 我去催一聲李媽的點心就來。

寧 不，月華，這非先商量不可！

月 你說吧！

寧 你走過來呀，今天有許多同事都要求預支薪水，主任考慮了一下都准了。現在我想跟太太把那豬油年糕也預支一部份。

月 （模倣大經理的樣子）讓我到廚房考慮考慮。（下）

寧 月華，月華，無線電開一開。

(李媽端點心進，月華亦上。)

李 少爺，點心來了。

寧 (未加注意) 恩。

月 惟寧！

寧 來啦，這鞋……(不穿鞋跳過去)

月 你看你這人。

寧 你想我要是叫你們拿拖鞋，還得人上樓去。要是自己穿皮鞋也要費勁，照你的規矩，穿鞋又得洗手，纔能吃。

(二人吃點心)

月 惟寧，剛才忘了跟你說，上午你剛出門，小韓打電話來說五點半跟孫芷一塊到我們家來。

寧 好好！這對寶貨來談談很有意思。聽聽他們話劇界有什麼新消息沒有？

月 他們倆演戲都很好，上次文天祥，小韓還是那樣滑稽，孫芷可是一本正經演一個老宰相。
(李媽上)

月 拿來給我。(李媽下)

寧 還有什麼？

月 你剛才的要求呀！

寧 什麼？

月 只有兩塊，讓你嚐嚐新。

寧 噢，豬油年糕。

(外面電鈴聲)

寧 月華，你太好了，快快拿來。

月 別響，有人來了。

寧 除了小韓孫芷，別人一概不見。

月 好，我先出去看看。(月下)

寧 年糕先給我。(寧赤足持筷取年糕)

(小韓孫芷上)

韓 惟寧，好啊，又見你吃點心。

寧 請進，小韓，孫芷也來了是吧？

孫 對了，我也來了，唷，惟寧，你這是赤足相迎。

寧 比古人的倒屣相迎尤進一步，可見咱們交情厚哇。

月 請坐吧，惟寧，你看你也不招呼人家坐。
寧 不要緊，老朋友，有椅子他們自己會坐。

(李媽倒茶)

月 請吃點點心，李媽再去烘幾塊麵包。

孫 不用了，我剛跟小韓一塊吃過點心。

韓 對了，剛吃過，我們不是客氣的人，惟寧，對不對？……你手裏這個倒可以嚐一塊。

寧 這個……好，你嚐一塊吧！

月 韓先生，等我去拿筷子來。

韓 不用，用手就行了。孫芷你

孫 甜的好，我也來……剛才跟小韓沒吃甜的東西。

寧 你……你也……(將空盤交月華)這個給你吧！(走開穿鞋，自視月華暗指二人，作憤憤狀)

月 (大笑) 哈……(向二人附耳，二人亦大笑)

月 不要氣，我再去多煎兩塊給你。(月下)

寧 怎麼樣啊？快半個月沒見啦。

孫 還不是這樣，那有你舒服啊。

寧 戰舒服？每天八小時，你問小韓他坐得住嗎？我也想改行演話劇嘍，你們說我行不行？
韓 你？你？你？

孫 他每天晚上十一過九點鐘，就預備要睡覺了，怎麼能行？

寧 這倒是問題，我就喜歡生活過得安安靜靜。晚上這麼一坐，看書或是與朋友談談，不過，偶然去看戲也很高興。

韓 今天晚上怎麼樣？請你們夫婦二人看戲。

孫 明天起，我們倆人都沒戲，休息。

寧 (接票) 謝謝，最後一場非看不可。

孫 小韓，那事跟惟寧談談吧！

韓 好，談談吧，你說吧！

孫 你說一樣。

韓 這有什麼可推的，你說不就行了。

孫 那你自己不說？

寧 誰說都一樣。

孫 本來末這小子一說正經事就臉嫩了，沒出息嘛！

韓 你呢，耗子胆子！

廖 好了，先聽小韓說吧！

韓 好，我說是怎麼回事。有一天晚上，散戲回家，我跟孫芷一路走，一邊走一邊談天，後來，我們倆個想起一個新意思。

孫 對了，我們走了大概也不知三條還是四條馬路，就想起這個新意思來。

韓 對了，我們走了三條馬路也不知是四條馬路，就想起一個新意思來。根據這個意思，我們很想辦一樁事情。

孫 惟寧，我們很想辦一樁事業。

韓 我們覺得在未着手之先，應當仔細計劃。

孫 自然要仔細計劃。

韓 但是起草計劃書我跟他……

孫 對了，他跟我……

韓 我跟他都不行。

孫 對了，他跟我都不行。

韓 是你說還是我說。

孫 你說呀。

韓 那你跟着我每句話後面，重複那麼一句，趕得我心慌，在台上演戲都怕人提詞，你不是不知道？

孫 現在你說吧！我不響好了。

韓 不行了，我得歇會兒定定心。

寧 那麼孫芷說罷。

孫 是怎麼回事，有一天……

韓 別從頭本說起啦！

孫 好，剛說是我跟他，不，對於我說是他跟我……

寧 總而言之，是你們倆個。

孫 對了，我們倆個，我們倆個，對於事情想也能想，商量也能商量，可是真要寫什麼？寫什麼……

韓 計劃書。

孫 對了，計劃書，真要起草計劃書就不行了。你老兄是一向……一向善於作……

韓 善於作計劃。

孫 善於作計劃，所以我跟小韓特來找你……

孫 研究，研究。

孫 剛才你說我不該跟着你說，現在你……

韓 我看你說得那麼樣——又慢，又費勁，我着急怕你忘了。

孫 又不是戲詞，什麼忘不忘。

寧 好了，我明白了，讓我起草一個計劃書是不是？那末是怎麼樣的事情，內容如何？先說給我聽聽！

孫 韓 那是——

寧 這次我再指定小韓說。

韓 我們這個計劃的內容——你不許說。

孫 我沒說呀！

韓 我看你只伸頸子。

孫 我又沒開口說話。

韓 我不放心，你給我含口茶在嘴裏。

韓 我們這個計劃的內容是……

(電鈴)

寧 不要管，你說吧！

韓 我們這個計劃的內容……

月

(在內) 惟寧……

寧

大概是豬油年糕來了，我等一會再吃，小韓你說吧！

韓

我們這計劃的內容是……

(月上)

月

電報！

寧

電報？那裏來的？你查查看。小韓你往下說。

韓

不行，說不了啦。這麼半天我一句話也沒說完，我的神經太緊張啦。孫芷你來吧！

寧

也好，孫芷你說吧。

月

惟寧，是媽打來的電報，說是今天七點鐘火車到。

寧

媽今天晚上就到？

月

我去叫星華去。星華！星華！（下）

孫

關於這個計劃……

寧

對不起，我岳母要來了，我的神經也太緊張啦。這個計劃下次再談吧。

孫

下次談？

寧

下星期五這時候請你們再來一趟，那時候咱們安安靜靜的把你們的大計劃研究一下。

（月華上）

月 惟寧，媽來了，你看預備點什麼東西？麻將去借一副來，這……（對二人）這東西本來是家家都有的，可是惟寧就頂不喜歡，所以有人來還得借。惟寧，你出去借一副來。

寧 借麻將牌？

孫 我家裏有，回頭差人送過來。

月 那好極了，謝謝孫先生。

月 媽喜歡喝酒，你去買點好酒了。

韓 我家裏有兩罇陳花彫，回頭我送一罇過來。

月 那好極了，謝謝韓先生。

韓 孫芷，咱們走吧！

孫 走。

月 忙什麼？

孫 府上有事，我們下次再來。等老太太到了我們來請安。

月 那不敢當。

韓 沒什麼，給老太太湊熱鬧。

寧 下星期來啊。

(二人下)

月 你看，媽要到了，你一點都不管，酒牌都是人家張羅的。

寧 那也是看我面子送來的呀！我有這省事的福氣，有什麼辦法！

月 你呀，天一黑連動也不想動了，惟寧，他們七點鐘車子，車上未必吃飯，咱們還得預備飯啦。

寧 預備飯。

(星華上)

星 姐姐，誰去接啊？我去好吧！

月 你一個人到車站不行啊！惟寧你……

寧 非我去不成嗎？

月 我跟星華去接，不要你去，知道你不愛上車站，怕亂，怕吵，怕擠，是不是？

寧 月華，謝謝你！

月 你出去到伙食店買點菜來。

星 還有甜點心，媽夜裏是要吃甜點心的。

寧 我還是得出去，剛才白謝你了。

月 什麼白謝，買東西多便當，用不了半個鐘頭，回來你儘管坐在這兒，等我們回來就是啦。

星 姐姐，該走咧！六點鐘啦。

(二人下，星華又上，扔菜籃給寧。)

星 姐夫，給你這個，姐姐說買一隻雞來。

(燈暗)

(燈漸明)

(張惟寧一人坐在他慣坐的那張扶手椅上，看書看得不知不覺睡着了，書放在胸口上。一籃菜放在椅上，一只雞拴在椅脚。房裏只有一盞放在壁爐上的小燈點在那裏。)

(鐘鳴十下)

(寧突然醒來四週看了一眼。再看看鐘——把他驚醒的鐘。)

寧 火車誤點了。(又睡了)

(突然外面喧聲大起——計有狗叫及許多人的說話聲音。)

(星華首先奔入)

星 姐夫，媽來了。(搖醒寧)

寧 媽來了！(穿鞋)(星華奔下)

月 惟寧，媽來了！出來呀！（月華上）還在穿鞋？買來的東西怎麼還放在屋裏呀！

寧 買回來的東西，不放在屋裏，放在那兒？

月 交給李媽呀！

寧 月華，我是頭一次買菜。那麼我來叫李媽！

月 好，先別管了，出去接媽。

寧 媽！

岳 哎呀，是惟寧呀，你好吧？斷命火車，把腰都坐斷了，我原說不來，都是他們吵着要到上海來玩。

寧 姨媽！

姨 惟寧，兩年沒見了，去年我跟你姨父在南京，原想也一塊到上海看看你。誰知道今年春天，他弄了一個小，就不想來啦。（對別人）那個狐狸精把他迷得連親戚都不認了……

月 什麼樣的人？

姨 夫子廟的歌女！

聰 姐夫。

寧 日聰，你中學快畢業了吧！

岳 惟寧，日聰這孩子就喜歡玩電氣。他就爲這個到上海來的。

寧 好好！

明 銀信，姐夫，姐夫！

寧 小明長這麼大了。

明 姐夫看我的洋老鼠……

銀信 姐夫看看……

姨 這是我銀信，惟寧，你看見過沒有？今年五歲了。

寧 好好。

健 惟寧，哈……

寧 唷，日健也來了，你看，你這麼大人站了半天我都没看見。你好？

健 好看……哈哈！

寧 日健，這，這是什麼？

健 這東西，好啊，哈哈！

蘇李 姑少爺。

寧 李媽也來了。

月 別傻站着啦，媽，你不是腰痛嗎？星華招呼姨媽坐。

岳 是啊，斷命火車。坐得腰都斷了半截。

星 姨媽這邊坐。

姨 星華，你長得可真標緻啦。大姐，星華小樣兒長得挺得人疼。

月 惟寧，招呼大哥跟大弟弟談談。

寧 嚶，日健你的嗜好很希奇有趣。

健 對了，哈哈。

(燈熄)

岳 聰兒又是你，快開開。(燈亮)聰兒這孩子就喜歡弄電氣。

(聰兒試驗房內之電鈴，李媽聞鈴匆匆上。)

月 是二少爺玩電鈴，好，你先把這東西收拾一下吧！李媽！

李 嚶……

月 你看我還忘了呢！你們兩個都姓李怎麼辦？

岳 那我那個就叫蘇州李媽，你那個叫上海李媽。

月 李媽，不，我說是上海李媽，快把這些拿去燒，老太太他們火車上來還沒有吃飯哪！

岳 月華，慢慢的不要緊，你想，火車上有小明兒他們，領頭要吃東西。誰也不少吃。我們幾個人吃了一

大盆五香茶葉蛋，四十多個。

聰 姐夫，你這無線電是幾燈的？

寧 五燈。

健 你不認識它？

寧 我想是一種鷹。

健 貓頭鷹？

聰 什麼牌子？姐夫！

寧 貓頭鷹，不是，是 F.C.A.

岳 小明，你坐在什麼上呀？起來。唷，一大罐酒，月華給我預備的嗎？

姨 這是什麼呀？吱唷，麻將牌！大姐！你看你人一到牌就在桌上等着你了。

月 媽，兩樣都是惟寧聽說您到了，特地去弄來的。

岳 好呀，惟寧過來。

月 星華，你帶蘇州李媽把行李放到樓上去。

明 我也上樓。

月 你跟二姐上去玩吧！(星明，蘇李同下)

岳 (向惟寧) 你過來，你現在真會做人了。你看我這回來什麼也沒給你帶，火車上真麻煩，就說我這來富，就把我累死了。惟寧，你還沒看見過牠是不是？(叫狗聲)……過來，見見姑少爺！

姨 惟寧你不知道，去年我跟你姨父在南京時也養了一條狗。大姐，不是我氣你，那一條狗比這條還好看。那毛兒跟……就跟星華她們這新式頭髮一樣，帶圈圈兒的，那時候我們一家四口，我，你姨父，這個孩子……嚶，銀信，你女孩子怎麼也好坐在大姨的酒鑲子上，過來。

月 惟寧，你陪媽跟姨媽談談，我去廚房看看！(下)

寧 嚶，我陪。

聰 姐夫，你這無線電能用直流電不能？

寧 直流電？我不知道，大概能吧！

岳 惟寧，你來摸摸來富的毛，我就不信別的狗的毛能比牠還好！

姨 惟寧，來，剛才我還沒跟你講完呢！

寧 姨媽，您說吧！

姨 惟寧，剛才我說到那兒啦？

寧 您說到……

岳 你們一家四口在南京，記性不好，還要搶着說話。

姨 對了，正說到我們一家四口，我的記性不好，都是你姨父討小氣的呀！

聰 姐夫，不對，直流電不能用，它這兒寫着呀 A.C. only

寧 啊？A.C. only

姨 那時候我們一家四口，我，你姨父，銀信這孩子，還有那隻狗金花，過得很舒服，誰知道你姨父，好好

日子不過，看上了夫子廟一個歌女……

(明忽大喊)

明 媽，樓上的貓要吃我的洋老鼠。(星華與明聯上)

健 哈哈……

岳 小明，你快過來，上姐夫這兒，給姐夫看看你的洋老鼠。

明 姐夫，你看洋老鼠蹬輪盤。

寧 真快！

明 這不算快，剛才在火車上，才快呢，人家說牠跟火車比賽。

寧 噢，跟火車比賽。

姨 惟寧，他看上了夫子廟一個歌女……

聰 姐夫，你爲什麼不買一個交直流兩用的無線電……

寧 交直流兩……

銀 姐夫，姐夫……

岳 哈哈，惟寧，你這人真了不得，你看老老少少都喜歡你呀！你們是不是都喜歡姐夫，聰兒，明兒？

大家 喜歡，姐夫，姐夫！

寧 喜歡我……（月華上）

岳 月華，你看，惟寧多得人心，大家都喜歡他。

月 媽，姨媽，大哥，請你們來吃點心。來，小明，銀信，來來。

星 媽，我攙你！

岳 不用，我走得動！

（衆人下，只餘寧與月華。）

月 寧，你怎麼樣？

寧 要不是你請他們去吃點心，我簡直受不了啦！

月 這都是平常太清靜慣了。你不去吃點？

寧 還是讓我一人清靜，我的神經太緊張了。

（外面喊聲）

聲 惟寧，來吃點心呀，惟寧！

月 你看大家多喜歡你！（下）

（惟寧一人獨坐，岳母持花生一盤上。）

岳 惟寧，車上吃了五個茶葉蛋，這會簡直吃不下。我不像你姨媽，他呀，還有兩碗麵好吃！

（星華上）

星 媽，不吃了？

岳 這饅子酒不壞嗎？

星 媽想喝酒？

岳 喝倒不想喝，只是剛才我一坐上桌就想起惟寧給我預備的這饅子酒了。惟寧，你打開了自己也嚐嚐。

星 姐夫，媽想喝酒，你拿去打開吧！

岳 星華，學校放假了吧？

星 就要放了。

岳 說是你有朋友了？是嗎？星華，你別害怕，想當初你姐姐跟惟寧「自由」的時候，我叫你姐姐把惟

寧先讓我看了。一看我就贊成他們自由了。你看現在惟寧多好！

（惟寧月華持酒上）

岳 正說你呢，我剛才跟星華說，她要自由，我也不反對，可就是能自由像你這麼樣一個就行。（星華跑下）她害羞了。月華，前兩個月我聽咱們那位表親從上海回到家裏說，星華有男朋友了，什麼身體挺好的一大套，說是個打球的。

月 媽已經知道了。

岳 我一聽說就不大放心，「自由」我是肯的。你看你們夫婦不就是。我不放心星華這孩子，是聽說那個孩子在學校裏是個打球的。總得斯斯文文才好啊！惟寧，你喝一杯！你看，人家說起來，都不說那孩子是個學生，老說是打球的。

月 打球的好啊！惟寧就太不好動了。

岳 那孩子叫什麼名字啊？

月 他們都叫他 Darkie，姓名叫陳煥文。

岳 有名有姓怎麼又叫「大黑」？

月 那大黑，你看媽倒無意說對了。他是生得黑，球隊裏就叫他「Darkie」就是黑炭的意思。那可不行啊，我不喜歡。那麼些同學裏星華怎麼偏偏「自由」個黑炭。

寧 媽，生得黑要什麼緊，現在都時行……

岳 時行黑？我就不信，也不是衣裳料子呢？我得跟星華自己說說讓她趕快另打主意。

月 媽，您不是讓她「自由」嗎？現在人都老早不喜歡白面書生了。我要是還沒結婚，我也不要像他這樣的……

寧 我？

岳 打球也還有可說，當初我也看過洋人踢大皮球。現在人品怎樣都不說，就算都好，單單這「黑」我就……要在當初，就是文章好，生得黑，皇帝也不點他作狀元。

寧 你忘了包公？

岳 包公？那麼這樣吧！你們跟星華商量商量叫她把那個黑孩子請來我看看。

月 媽，你真是……

(姨母等上)

姨 星華，我真是越看越喜歡你……六七年前，我跟你姨父住在南京，你媽帶你到南京來，那時候還是個跳跳蹦蹦的小丫頭，現在竟長成一個小美人，大姐，你真福氣！

岳 福氣什麼？少讓我生氣就行了。

姨 這麼大女兒，還不趕快疼疼，再過兩年，就快出閣啦！大姐我陪你喝一杯！

星 大哥，你吃飽啦！對了，我去拿點米給你的鷹吃。

健 拿米給牠吃，哈哈，牠不吃米！你知道牠要吃什麼？牠要吃肉！

星 吃肉？從前你養的那些八哥都吃小米的。

健 牠也是非肉不飽。哈哈，惟寧，牠最愛吃的還是死人肉。

寧 死人肉？

健 哈哈！

岳 嚶，惟寧，你給我看這個帖子，月華，你叔祖的外甥，下禮拜娶兒媳婦兒，我跟你姨媽這次來有一半是爲吃這喜酒來的。

星 媽，是爲吃喜酒跑這麼遠？

姨 那算什麼！吃喜酒嘛！不要說從蘇州到上海，就是我在南京……

岳 你給我看帖子，他們王家在上海那兒？

寧 (讀) 謹詹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爲小兒大生完姻恭請閩第光臨。席設本宅，海格路四七七五號。他們怎麼在自己家裏行禮？

岳 聽說他們這屋子很大，有花園，裏面還有假山，荷花池……

明，聰，銀，媽，我也去，我也去！

岳 沒說不帶你們去！不過房子一大，再有什麼曲曲灣灣的假山說不定有狐仙，你們怕不怕？
明，聰，銀 不怕，不怕。

姨 不錯，人家說他們那房子，那塊地基原來是什麼公所裏的一塊義地造，房子的時候，東也是死人骨頭，西也是骷髏骨。

健 哈哈！

(燈忽熄，衆人大喊。)

聰 姐夫，你這電燈，怎麼外面還有開關。

月 聰兒又是你，媽，您不累嗎？坐了半天火車，早點睡吧！

岳 腰是有點痛，那麼就饒了這付麻將牌一次吧！月華，咱們是怎麼睡呀？我這來富……

月 問星華吧！剛才才是她帶李媽上去安排的。

星 這裏一共是四間房。媽跟姨媽，姐姐睡，姐姐姐夫原來的房間。大哥，聰弟睡三樓，李媽帶小明銀信睡，睡亭子間，姐夫一人搬到小房間去。

明 不，我要三樓。

銀 我要媽。

姨 就讓銀信也跟我們在一起吧！

聰 不，我就睡在這屋裏，這有無線電！

月 不要吵，星華，誰睡你那處？

星 還是我自己。

月 你怎麼可以自私自利，還是一人睡？

星 那屋多小，怎麼可以多人？

月 那我屋裏睡上四五個人啦。

星 我不管，我也沒叫他們都上你屋裏去。

明 我要三樓。

聰 我要這屋。

銀 我要媽。

月 不許吵，二姐原來怎麼定的，就怎麼樣，誰也不許換。

星 對了，誰也不要換。

(衆人低聲囁咕)

健 惟寧，我要一個人一個小屋才好，牠夜裏的事情比白天多。

寧 那你就在我那間小屋吧！月華，小房間給日健吧！

姨

惟寧，銀信一直沒離開我睡過，我怕他不慣。

岳

惟寧，你看來富睡在那兒好？……月華恐怕不肯留牠在房裏。

聰

姐夫！我睡這屋……

明

姐夫！我要三樓……

（衆人大吵）

（岳、姨、健、聰、明、銀、包圍惟寧……）

（月、星二人互爭……）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場

一星期後。

善良的主人張惟寧，自從岳母全家光臨，一切生活秩序都有了變動；臥室被岳母姨母佔據，書房被人作了電氣實驗室，分配給他的小房間也讓給了大舅子和貓頭鷹。他自己只得權且下榻在這間大廳中。愛看的幾本書和文件，也同樣受屈在榻旁的小凳子和地板上了。

這間大廳，不，只能算是一個大而考究的過道。因為牠四通八達，到這座住宅的任何一部份都要經過這裏，牠面臨住宅的院子，通大門，通後門，通書房，甚至於廚房。一個迴廊般的樓梯，也從這裏上去，沿着梯廊正是樓上各臥室的門。

幕開時，迴廊上一對情人，正在甜蜜的談着話，四下裏都很靜，直到鐘響纔驚動了他們。
鐘鳴五下。

D 星
你看多快，你在這裏却呆了一個半鐘頭。
你是說我，說我該走了嗎？

星 不，還可以再呆一會兒。五點鐘我姐夫下公事房，再有一刻鐘到家，所以你還可以再陪我十三分鐘。

D 算得那麼準？

星 姐夫一向是這樣的，你看他的生活多有規則，晚上一過九點就要睡覺。(笑)不過這一個禮拜可例外，媽來了，就是他不肯陪着打麻將，吃夜點心時，媽也要把他從那兒噶溜起來，睡得昏頭昏腦，媽硬要他吃，媽還算是疼他呢！

D 將來我陪你媽吃夜點心，我不怕晚。

星 別不要臉，誰要你陪？

D 你說你媽會疼我嗎？

星 你——不知道。(低頭有心事)

D 不知道什麼意思，星華？

星 |

D 星華，你說呀！

星 不知道就不知道，什麼意思……

D 那你是不說不喜歡我？

星 我沒說！

D 那你剛才說「不知道。」

星 本來嘛，媽疼不疼你我怎麼知道滑稽吧！

D 將來我唱歌給你媽聽。(唱)(星走開) 星華，這會去看「奧宮情血」好嗎？還趕得及。
星 不。

D 你不喜歡這張片子？現在就是這麼一部好片子啦。

星 我說好看家的，媽跟大家都去吃喜酒去了，連兩個李媽都去了。

D 你幹嗎不去？

星 (看他一眼)Darling，人家說你們運動員蠢，你真這樣……

D 怎麼樣？

星 還要問呢？想想！

D 我想……(唱)「……微風吹動我的頭髮，叫我如何不想她。」

星 就會唱！蠢孩子，告訴你吧！因為媽來了，老沒機會跟你在一塊兒玩，所以今天約你來呀！

D 哎，啲星華，你真……(欲抱)
星 去！(推)

D 星華，今天晚上學校裏的化裝同樂會，你老早答應過我去。

星 我沒說不去呀！就是媽在這兒，不能讓她知道，那麼晚她一定不讓我去的。真沒想到媽這次來住這麼久。

D 怎麼辦？請你母親今天晚上夜半回蘇州吧！

星 不，只我一個人這麼想。——Date，這都是廢話，沒辦法只好不去了。等下一次吧！

D 下一次還要等一年。

星 那可怎麼辦？

D 夜裏等他們睡了，你溜出來。

星 媽睡的不早，還打麻將哪！非十二點不成。

D 你想法叫他們今天早睡一個鐘頭。

星 有什麼辦法呀！對了，講鬼故事嚇他們試試。

D 好的，我十一點三刻來接你。我來了在外面吹哨。

星 不行，我怕！

D 那麼我索性從你們院子籬笆上跳進來。

星 姐夫睡在這兒。

D 我們輕經的，他不見得會醒。

星 我就在這樓梯上等你。你一跨進那個窗戶我就看見你了。

D 我穿好了服裝來，你穿好那衣服，外面只要再加一件大衣就成了。省得到學校臨時換。

星 好的，我就站在這兒等你來，嘿 Darke，我們這回演戲玩，演「鑄情」懂吧，運動員先生？

D 「鑄情」誰不懂？我演「羅密歐」是不是？有兩段我還會唱呢！

星 我不會唱，人家莎士比亞本來寫的是話劇。

D 星華，唱多有意思，「羅密歐與朱麗葉」也有歌劇的。

星 我不要……誰聽得懂歌劇。

D 星華，我們本來是演着玩，也沒有人看，也沒有人聽，這樣吧，你演朱麗葉不唱，讓我這個羅密歐在你的樓底下窗下一唱，你就推出窗來，這裏就算是洋台。

星 羅密歐要從下面爬上來找朱麗葉的，你從那兒上來，不許走樓梯。

D 這裏可以上來，這個算是朱麗葉家花園的牆。

星 我這裏是窗戶，Darke，我先去化裝。（入）

D 我也化裝一下。（取窗簾當大簷）星華，好了嗎？來啦！

星 就好了，你先唱吧！（伸頭）Darke，我可只按話劇演。

(開始扮演)

(唱)

(開窗)羅密歐,羅密歐……

(唱)

……

下面我記不得怎麼唱,我隨便唱了。(爬上樓)

當心, Darling, (D揚手示意不要緊)當心!(D跳下)

你看那有這樣演的,我正很有感情地上來,你一叫當心,詩意全給破壞了。

我怕你跌下來。

不礙事的。重來好吧?

還是打我開窗戶起是嗎?

好,來啦!

(重演一次,惟寧自外入,見二人演戲,D大窘,跳窗而出,星羞入房內。)

寧 (目送D出) 喂!花園門在左邊,那邊後門,陳先生啊!那麼高的籬笆他都跳過去了。星華,甯,進去啦!……真累。(坐)星華,媽跟大家去吃喜酒去了是吧?好,那可以靜靜休息一下。(呵欠)抽根烟來養

養神。烟盒裏空了。李媽，李媽！李媽——！

星 (在內) 跟媽一塊去了。

寧 我說咱們那個上海李媽也去？

星 (在內) 不錯，也去了。

寧 好，又是一個闖第光臨。(赤足立起尋烟) 星華，你知道我的烟在那兒？

星 大概就在那間大廳裏。

寧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大廳裏那兒呀？

星 不知道。

寧 你來幫我找找好嗎？

星 不好，姐夫您自己找得了。

寧 我沒穿鞋，我起來不便當。

星 那您穿上鞋得了。

寧 (停) 穿上鞋，是啊，爲什麼你不穿鞋。(穿好鞋)

星 (在內) 姐夫，我想起來啦！你的烟在那個架高頭，媽怕明弟玩，叫大哥攔在上面的。脫了鞋站在沙發上就夠得着了。

寧 你早說一句行不行。

星 姐夫，你說什麼？

寧 我？我沒說什麼？星華，洋火有沒有？

星 有的，可是我不知道在那兒。

寧 (停) 廢話。星華，我說你出來行不行？我跟你這樣喊着話，累不累啊？

星 我不累，姐夫你累嗎？

寧 我為什麼不……哦，還好。——(停) 我看洋火大概非再穿上鞋才找得着。(預備穿鞋)

星 姐夫洋火書房裏也許有，而且聰弟還在那屋做了一個電氣吸煙器哪！你昨天不是也用過？

寧 真的，我忘了。(開書房門，忽然四面鈴聲大振，寧大驚，星華亦奔出)

星 姐夫，關上門就不響了。這是今天早上聰弟剛裝好的防盜機關。

寧 (掩耳跳進門吸着煙跳出) 你瞧我這煙抽的滿身大汗，還說抽根煙養養神呢！

星 誰叫你讓姐姐陪媽去的？

寧 我叫？沒人認得路找得着王家，你又不肯去，要留在家裏跟陳先生排演話劇。

星 好，不要說了，人家難為情死了。

寧 等會媽回來，我跟……

星 不許。姐夫不要跟媽說！

寧 不管，剛才那麼請你下樓都不肯，你看見沒有，腳都扎破了。

星 人家難爲情呀！姐夫不要跟媽說好吧？我現在替姐姐伺候伺候你。

寧 這樣倒可以商量。

星 姐夫一向回來，是怎麼坐着是不是，你的書，你的雜誌，啊唷，你看大衣還沒脫，你的倚賴性怎麼那麼重！姐夫還有什麼事？對了，還有茶。姐夫，這樣算是安安靜靜地休息了吧！

寧 星華，你還忘了一樣？

星 什麼事？

寧 弄點東西吃吃。

星 我不會作點心呀！

寧 真是小姐！烘麵包會吧？

星 這總會的你等着啊！（下）

（又上）

星 麵包沒有了。

寧 大餅油條也成。

星 誰去買呀？李媽又不在家。

寧 對呀。星華，還是你到廚房去找找，有什麼吃什麼。

星 (下) 姐夫，雞蛋！

寧 好呀，煮兩個蛋吧！會嗎？星華，連殼煮，要嫩一點。

星 知道了。

(外面電鈴響)

星 (上) 你別動，你說好休息的。

寧 星華，謝謝你。

(小韓，孫芷上)

寧 誰呀？星華。

韓 忘了嗎？惟寧上次約好今天的。

寧 對不起，我忘了，這兩天糊裏糊塗，腦筋亂得很。請坐，請坐。再多燒幾個雞蛋。(星下)

韓 你自己坐好了，我們隨便坐。

孫 惟寧，你精神不大好的樣子。

寧 我，嚶……睡眠不足。

韓 你還睡不足哪？十點不到就睡了。

寧 這一禮拜，我被貶到這間四通八達的風波亭子裏，請看敵人的床在這裏。

孫 噢，跟尊夫人鬥氣了，被趕出來是不是？

寧 那裏，那裏，你們記性太壞。家岳母上星期不是來了嗎？

孫 把女兒收回了。

寧 不是，這次來的人很多，共計男四名，女三口，房屋不夠，我只好在這間大過道來一個行營。

韓 沒太太陪就睡不着了，孫芷，到底他結了婚的人是兩樣了。

寧 我希望的是沒人理我，讓我一人睡覺。不瞞你們說，我岳母一來，每天非打牌不可。我哪，牌是不會的，所以你那華貴的象牙牌，我始終無從享受。可是他們打完了牌，十二點該吃宵夜了。我岳母非

把我從這床上拖起來，陪他吃兩杯午夜消寒酒，不可。你送的酒太好，可是也害苦了我。

韓 命岳母倒真懂得享受的人，午夜消寒酒，妙極了。今天回頭我也試試。想想這個滋味就不壞。

孫 「午夜消寒酒」，這個名字就好。

寧 我每天從熱被窩硬拖出來，可凍得直打抖索，可一點沒消寒的意思。早晚非半夜着涼不可。

(三人同笑)

寧 唷，雞蛋怎麼啦？我去看看，你們坐一會。

韓 來到你這兒準有點心吃，而且非常精彩，是吧孫芷？
孫 一向精彩。

寧 今天靠不住。(下)

孫 小韓那個計劃，現在可以把他談了。這會也還安靜。

韓 好的。在他這個行營談可不好，太大。

孫 要促膝面談，才得勁是不是？

韓 是呀，紙筆也不現成，走，我們到他書房去。

(鈴聲大震，二人大驚，寧奔出，推門鈴停。)

寧 哈哈，你們現在要做賊可不成了。

韓 這是怎麼回事？

寧 我那位小舅子好弄電，現在這間書房由他佔據了，他老先生就裝設了這套玩意兒，剛才連我自己也上當了。

孫 我們還是想談上次說的計劃，以爲到你書房去便當一點。

寧 就在這兒好吧！那書房現在還是不進去爲妙，機關太多，動不動就要觸電。你們看他居然擴展勢力範圍到外面，這些也是他的玩意。

孫 這是什麼？(觸電大喊)

韓 (大笑) 你知道那是什麼，那是捉老鼠的，專捉你。你看我們人就不在乎。(也觸電)

寧 真糟糕，太不成話了。

韓 好，不管這些了，我們談正事了。

孫 你接着上次說吧！

寧 好的，上次說是的……哦，我想起來了，上次正說到計劃的內容，要說始終沒來得及說。

韓 對的，我們這個計劃的內容是——

(星華端雞蛋上)

寧 先請吧！今天他們都到人家吃喜酒去了，我想未必就回來，等會慢慢談。

韓 妹，先吃吧！

(雞蛋敲不破)

孫 喂呀，這蛋怎麼回事？

韓 我說惟寧，這是你們家的什麼蛋？

寧 雞蛋總是雞蛋，我想是煮的太老了。請等一會我親自來一下吧！

孫 惟寧，不用了，我們先談正事吧！

寧 我自己老早餓了，我就來。

孫 我看說不定今天那個內容還是來不及說。

韓 沒有的話，今天非說完不成。等他一出來我就開口。

寧 星華，只要煮三分鐘，來來，請談吧！

韓 我們這個計劃的內容……（又觸電鈴）

寧 不要那麼緊張，還是坐下來。

韓 我們……

（門外電鈴響）

寧 對不起。（前往開門）

岳 惟寧，我跟你說呀，現在這種結婚真不像樣，就請人吃兩塊點心就算啦！

月 唷，韓先生孫先生來了，剛才陪家母去吃喜酒去了。

岳 月華，你還說吃喜酒哪！我問你酒呢？

孫 這就是伯母吧？

月 對不起，我還沒給兩位介紹，這是我母親，這是孫先生，韓先生。

寧 小韓，孫芷，我小時候的同學，媽不用跟他們客氣。

伯母。

你們聽說過沒有辦喜事辦成這樣，六點半不到把客人都送走了，我跟我妹妹——這就是我妹妹。我跟我妹妹是特地從蘇州來吃喜酒的。盼了半天熱鬧就算是看一眼，扮得像觀音大士一樣的，穿白衣服的新娘子。

孫 現在都講簡單。

韓 是啊！招待點茶點就算了。

岳 韓先生，我們這老姐倆可從一點半到六點半連他們家一口水都沒喝。

姨 紅茶我在南京時也喝過，那時候穿白衣服的堂倌還慢慢問你加不加糖，要不要牛奶。今天好，再加上人多，一個把茶往你面前一擺，立刻又有一個問也不問就把牛奶往裏倒，弄得這碗茶立刻變成渾湯子了，那還怎麼喝呀？

岳 那些點心，更不用說了，還不如多蒸點小籠饅頭。只有他們不在乎！這是我那大的，這是二的，這是頂小的，這是孫先生，韓先生。

月 媽還是我來吧！這是我大哥林月健。

健 哈哈。

月 這是我兩弟弟。

姨 這是我的銀信，今年五歲，還是在南京養的。

寧 月華招呼大家坐下。叫李媽弄點點心。你看這是我跟星華煮的雞蛋，日明，送給你玩得了。

(衆人大笑)

月 星華不好意思躲起來啦。媽跟姨媽一下午也是什麼都沒吃哪！(月華下)

岳 王家拿出來那些洋點心，我是聞都不要聞，趕緊走開，他們兄弟都還能吃，明兒，你吃了不難過？

明 好吃極了，我吃了八塊。

聰 我吃九塊，大哥一人吃十二塊。

健 哈哈。

姨 我的銀信也跟我一樣，只吃了一角就不要了。還有那大姐，蘇州李媽也跟咱們兩個一樣。月華那個上海李媽就是樣樣都吃。你們說奇怪不奇怪？孫先生，小先生。

韓 我姓韓，伯母，你說什麼奇怪？

姨 李媽呀，她敢喝紅茶！是不是小……韓先生。

韓 是是，奇怪得很！(衆人沉默)

健 哈哈。(衆人依次各感可笑，皆大笑)

月 (上) 你們都笑什麼呀！喂，笑什麼呀？(李媽端點心上)

岳 真可笑，誰知道爲什麼，我這老腦筋老早忘了，月華，反正是可笑就是了。

孫 大概是……小韓你說是……

韓 我想是……真糟，我也說不來。

姨 從前我在南京也有過一次，真可笑，可是就是不知道爲什麼。

健 我……哈哈，也不知道。

寧 我現在想起肚子還餓哪！

月 唷，真是的，端着點心，站着饞想什麼呀！來，媽，姨媽，大哥在這書房裏吃吧！惟寧，你們就在這兒。

寧 好極了，小韓，我們一邊吃點心，一邊談吧！

孫 對了，趕快談談吧！

寧 你們再跟我岳母應酬，等會就來不及說了。

韓 好，我立刻就說！我們這計劃的內容是……

健 惟寧，月華這東西作得真不壞啊！是不是孫先生？怎麼樣韓先生？

寧 那麼你就全部包辦吧！日健這邊坐怎麼樣？小韓請再說吧！

韓 我們……

明 媽，我也要到姐夫那兒吃去，大哥，幹嗎一人一大盤？

明 姐夫……我要……

寧 明弟你怎麼可以……

月 (過去捉明) 明弟不許！

明 (大哭) 媽，大姐，推人！

岳 月華，你那麼大啦，還跟明兒一般見識呀！推他幹嗎？她要到那邊吃，就吃一點好了。

月 誰推他的。

明 她是推我來着。

岳 月華，我跟弟弟都難得來的，你是不是容不得我們呀？

韓 好了，好了，小朋友拿去吧！我們都不餓。好好吃呀！

(韓溜出)

孫 惟寧，我們都不餓，沒關係的，伯母喜歡打牌吧！

月 不大打的。

岳 得了吧！人家都說上海家家打牌的，像惟寧是例外，我看孫先生一定打得很高明。那位小先生也

喜歡打打牌吧！喲，他那兒去了，剛才還在這兒。

孫 大概就來，沒走。

岳 我還說現在我邀你們兩位來幾圈玩玩。

健 孫先生在那裏服務呀？

孫 我跟小韓都在演戲。

健 那好極了。現在還唱吧？我猜呀，孫先生一定是唱老生的，那位小老闆一定是唱花旦的。

孫 不，我們演的話劇。

岳 姨 什麼？

孫 話劇。

岳 姨 噢。話劇。（聲音極低，還是不大明白）

（惟寧，月華匆匆自樓上奔下。）

月 寧 快開門！聰弟快去開門！

（小韓捧大堆蒸籠上）

寧 小韓，你這是幹什麼呀？

韓 我做個小東道，請伯母吃點粗點心。

月 剛才不是吃過了嗎？

韓 再吃點要什麼緊，剛才聽伯母說王家的點心還不如小籠饅頭，我就買點來大家吃，請吧！

岳 拿筷子去呀！(健、聰、明等一擁而上)

(韓、孫、寧在另一桌)

韓 惟寧，明白沒有，我買點心，咱們好得機會接着往下談。

孫 你真想得出來。

韓 沒有思想能辦事嗎？

寧 真對不起，讓你這樣……

孫 這要什麼緊，只要你多幫忙，我們計劃就成了。

韓 我說啦！

(明走到這桌)

韓 小朋友又來啦！好，你拿一籠去。

寧 明弟，這樣你要吃壞的。

月 惟寧！

健 哈哈，真不壞啊！

孫 健兄，再來一籠如何？

聰 大哥，你那個跟我們這不一樣吧？

韓 好，你也來一籠。

孫 好了，全部疏通完畢，我們可以暫安一時。

韓 我們……

明 吃完了。

寧 好的，攔在這兒吧！

明 還要！

寧 你這怎麼可以，要吃壞啦！

月 惟寧，你管他幹嗎？又多話啦！

岳 月華，你這樣可不對，怎麼可以說管他幹嗎，自己弟弟都不管！

月 媽！那我告訴你，他那麼一個小人吃兩籠包子！

明 我沒吃多少，有一籠還缺三個呢！

岳 明兒進來，別在客人面前丟醜！

(明大哭)

寧 這計劃還是談不下，我腦子這會完全亂了。除非岳母他們回去，我沒法再用腦子，對不起我上樓休息一會去。(下)(月隨下)

孫 糟了！小韓，他非岳母走，腦筋才能清楚呢！

韓 可是我們這個事要趕緊進行呀！

孫 不知道岳母什麼時候走。

韓 想法請他岳母早點走。

孫 咱們請他的岳母早走？我看他自己還沒法子呢！

韓 咱們想法子。（附耳）

孫 好呀！這些老太太都相信鬼，可是那來的鬼呀？

韓 你呀！我呀！

孫 我是鬼？

（韓附耳）

孫 你裝得像？

韓 這有什麼，反正不成人樣就是鬼啦，咱們走吧！

孫 別忙，咱們先來一個伏筆。

韓 怎麼伏法？

孫 講個鬼故事再走！

韓 好，請他們出來。

孫 你請。

韓 你看又來這勁了，什麼事老縮在後頭，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也要我來。（退縮）我說孫芷，我看還是你叫吧！這門上有警鈴。

孫 你又不是賊，怕警鈴幹嗎？不要緊一塊來。

（母等齊出）

岳 兩位請坐呀！幹嗎這樣呀？

韓 我們剛才看一個黑影一幌，不知上那兒去了。

孫 對了，嚇了我一跳！

岳 真的嗎？那是怎麼回事呀！

孫 伯母，上海幾年來屈死的人太多了，常有什麼不乾淨的玩意跑來跑去。

岳 你們年青人也相信這個？

孫 本來是不相信，後來一天到晚……

韓 一天到晚跟他們見面。

岳 你跟他們見面？

韓 對了，見面應酬應酬。

岳 你還應酬？

聰 韓先生，你先說說他們長得什麼樣兒。

韓 長得什麼樣嗎？孫芷，你先說你認識的那幾個。

孫 我認識的幾個？認識幾個什麼呀！

聰 鬼呀，孫先生。

韓 自己別害怕，說呀！那有自己害怕的。

聰 那麼韓先生不怕，韓先生說吧！

韓 我有一天，不，一個晚上……（鬼故事另詳）

岳 在上海那兒呀？

韓 近極了，就隔一條馬路。

岳 可怕死我了，我活這麼大年紀，就沒真見過。

姨 我南京時也聽人說過，不過不是這樣的。

孫 那當然兩樣了，不是一個地方的當然兩樣。

岳 我可不要見，無論牠是那兒的鬼。要是真鬧鬼，我還是趁早回去。

韓 對了，伯母還是小心點好。

孫 我們走了，回頭夜裏陪您打牌。

岳 不，不，謝謝了，今天晚上牌我不想打了。

(燈暗)

第二場

(燈漸亮，鐘鳴十下，惟寧在大廳中的臨時床旁，作柔軟體操。台後有銀信的笑聲和姨母的叱罵聲如「不許哭」「再哭大頭鬼真要來了」還有李媽哄慰的聲音。樓下書房無線電也還響着，一會兒樓上房門開了，月華走下樓梯。)

月 你這就睡了？

寧 說上床躺着了，能不能睡着我不知道。

月 今天你應該可以好好睡一夜。今天媽沒打牌，也只說早睡呢！

寧 就是讓小韓他們講故事講的是不是？(笑)

月 對，真滑稽，他們兩個不知道怎麼想起來講「頓鬼故事」才走。惟寧，上床吧！小心凍着。

寧

(坐在床上) 他們兩個爲找我弄個什麼計劃，白跑了兩趟，您想我那裏還有精神，只好跟他說，索性等媽走了，安靜下來再商量吧！

月

這一個禮拜真苦了，你好好睡吧！今天一定可以有一夜好覺睡。

月

(敲着書房門) 聰弟，無綫電關了吧，今天大家都早睡覺。

月

(關燈) 明天見，惟寧。(上樓)

(一時四周漸靜，蘇州李媽下樓至廚房提水壺。)

蘇李 今天都睡早了。

上李 那我今天也用不着忙夜點心啦。(至廁所入，而後回入廚房)

(孫自窗外入隱於沙發後)

孫 (看錶) 這小子還不來。

(日聰自廁所回書房)

(日健自樓上匆忙跑下)

健 你跑那兒去？忘八蛋躲在那兒，你以爲我找不着你？哈哈！你敢跑！(自窗外將貓頭捉回) 我知道你跑不了啦！哈哈！哈哈！

(健上樓)

(星華至樓梯上等 Dottie 看錶見孫黑影一幌，空虛問一句。)

星 真糟！我忘了 Dottie 是十一點來還是十一點半來？誰你來了嗎？

(孫又受一虛驚，誤觸警鈴。鈴響，星華奔回房，孫藏入廁所。衆人齊出。)

月 惟寧，什麼事呀？

寧 這兒沒什麼呀！

聰 一定有東西碰了進大門地方的警鈴，不然不會響的。

姨 (出) 月華有什麼事呀？惟寧沒見着什麼吧？

岳 (奔出) 唷！你們倆個怎麼都跑出來房裏，就剩我一人，怕死啦！

寧 聰弟找找看，許是賊，你看窗戶開這麼大，李媽看廚房裏面有躲着沒有？

李 沒有。

健 哈哈，我知道誰碰了聰弟的機關，讓我來抓牠。

(星自房內慢慢出來)

星 大哥，你抓誰呀？噢，原來是牠呀！(下樓又將貓頭鷹自窗外捉回)

健 剛才牠就從三樓窗口飛到這個窗沿上，許是牠這小傢伙碰的。

聰 有可能，碰了外面的電綫也要響。

月 對了，那就是大哥這個東西作的怪，好了，大家回去睡覺吧！大哥，你把牠鎖上吧！

岳 惟寧，你上樓打地舖吧！一人不怕呀？

寧 沒事。（衆人分別回去）媽，請睡吧！

月 惟寧，當心點好了。

聰 姐夫，給你這汽槍，要是真有賊，一進大廳，你就請他吃一槍，我昨天剛買的，很利害的。

寧 好，不管是人還是什麼貓頭鷹，誰再吵我睡覺，我就給他一槍。（上床上睡）你看我這睡覺的命！

月 這總不會再有什麼事了。

（尋自屋出，立樓上，孫自廁所出，二人同時看錶。）

孫 還不來！急死人了。

星 啊？大概是回聲。

孫 （亦有所悟，失口而出）對了，回聲。

星 啊？（唱一高低音以試回聲，孫已自覺，忙模倣一假回音）原來還是回聲。（入）

（小聲自窗外入，攜有包裹。）

孫 混蛋！你怎麼來這麼晚哪！

韓 我四處去借服裝，咱們裝鬼沒衣服怎麼成？你知道好不容易找呀！結果從俄國歌舞班子弄來這

麼一套。

孫 這是什麼？

韓 外國戲裏面的小魔鬼，你看穿起來……

孫 這是外國鬼呀！不對。

韓 是鬼就得了。你看這兩下動作怎麼樣？像不像？

好，可是還是外國的。

（星自櫃上張望，見韓之背影。）

星（低聲）Darkie Darkie，你跟 Tom 一塊來的是吧？Darkie Darkie（復入）

韓 咱們開始吧，孫芷，你的東西帶來沒有？

孫 在這兒，風笛，這算鬼叫，還有鬼哭，鬼笑，我嘴裏就行了。

韓 好，這些效果歸你作了。

孫 我說我有沒有衣服呀？

韓 你的衣服，沒有一套，只有這頂帽子，這倒是中國鬼的帽子，還是從共舞台衣箱借來的哪！

孫 衣服呢？

韓 人家要用，沒有。

孫 那怎麼成？我不幹。

韓 今天晚上先媽媽虎虎演一回。我給你化化裝，我一箱子化裝品，都帶來了，你看這樣也成了，明天晚上我一定辦一套像樣的。

孫 那你二人先上去，我先在外面作效果。

(孫出，同時有風聲，鬼叫聲等效果。)

(小韓上樓，星華出，穿化裝衣，戴面具，以所攜之傘，敲小韓背，韓轉身，星驟擁而吻之，然後害羞翩然轉身回入。韓狼狽下樓而出。)

星 Darlie Darlie，這個人！我不去了。(回入)

(星吻韓時，惟寧已驚醒，大怒。)

寧 混帳，半夜三更，什麼化裝跳舞，好，你攪我睡覺，我就收拾你。

(取槍)

(星又出)

星 Darlie Darlie

寧 星華幹嗎呀？(星回入)(惟寧向外伏伺)

(窗外有吹哨聲，Darlie自另一窗入，惟寧聞哨聲，掉頭始見。)

寧 怎麼又到這邊來了？

(Daisy逃出，惟寧追。)

(小韓與孫芷上)

孫 別神經過敏了，你胡說些什麼？那來的外國公主呀！

韓 不信你看着。剛才我剛走上去，真有一個公主，她抱住我就親了一下。

孫 惟寧的家裏，那來的公主？倒是你真見鬼了，不行，我回去了。

韓 又來胆小，我不信有什麼鬼，走一塊上去。

(惟寧回入，見二人發槍，二人大驚逃出。)

寧 怎麼子彈呢？

(衆人齊出驚吵不止)

月 惟寧，惟寧，什麼事呀？

聽 姐夫，是真有賊吧？

寧 不是賊！月華，你看這場覺偏不讓我好好睡，真是活見鬼！

岳姨 真，真有什麼……鬼！月華，惟寧，哎呀，日健，這可怎麼好！

(星華亦出)

星 媽，不要這樣。

健 哈哈，不要怕的。

岳 你沒聽惟寧說嗎？不是賊！

聰 除了人，我不信還有什麼別的，根據科學上……

健 惟寧，看見了什麼呀？

月 你說呀，看見了什麼。

寧 你們要聽是不是？

岳 別說了，別說了！

健 媽，沒什麼可怕的，聽姐夫說。

寧 頭一次，看見樓上有一男一女，還擁抱親嘴呢！（星華回身走入）我一問一個跑出去了。

聰 還一個？

月 說呀！

寧 不見了。

岳 賊唷！

健 哈哈，那兒會不見的。

聰 大哥，聽姐夫說下去。

月 惟寧。

寧 我不信，我拿槍等着，我相信那個男的，一定還來，因為他們兩人沒能夠出去。

月 星華呢？

姨 回房間去了。

聰 大姐別吵，聽姐夫說下去。

月 你又得着好故事聽了！

健 說呀說呀！

寧 等了一會，我本來是人向着這面——他跑出去的一面，我這麼等着，可是，又覺得後面又有什麼。

月 啊！

寧 回頭一看，就看見影子一幌，這麼高的窗戶就跳出去了。我立刻就追出去，一看已經不見了。

健 還是不見了，哈哈！

寧 我轉身進來，誰知道屋裏又看見了「兩」個。

（衆人驚叫）

寧 我拿汽槍就放，這兩個又給跑了。

聰 沒打中？

寧 沒子彈！

聰 剛才我裝好的。

寧 我想再裝，連你放在這裏的一盒子彈都沒有了。

聰 怪了，我看定還是人，因為，第一鬼……

姨 惟寧，你說真是那玩意兒啊？

聰 姨媽不用問，一定是人。

寧 看上去可不像人呢！那女的是穿白的，像外國童話裏面的公主。

健 哈哈，太有意思了！

月 我猜得出來……

寧 第一個男的是黑的，兩耳朵這樣的。還有一個可是吊死鬼樣了。

（衆人驚叫）

健 有長舌頭，眉毛往下搭着是嗎？

寧 是這樣。（衆人驚叫）還有個又高又長的帽子。

姨 哎呀！對了，那就是呀！大姐，大姐。

聰 姨媽，姨媽，您以前也見過？

姨 不錯呀！聰兒，我在南京人家給我講吊死鬼就是這樣！

岳 那是不錯的了，真讓那位小先生不，韓先生把牠給講出來了。

（窗外Dahle一幌）

聰 那是什麼？

（岳姨等大叫奔回房，聰等追至窗口，未得結果。）

月 好了，聰弟，不要見神見鬼的了，回去睡吧！

聰 我認爲一定是人。

健 我認爲是狐仙，鬼我想未必有，狐仙倒或許是有的。

月 睡去，睡去，小心大家都凍壞啦，媽都進去了！

聰 我認爲……（下）

健 是人呢？是鬼呢？是狐仙呢？哈哈！（下）

月 惟寧，你嚇着了吧！

寧 沒有。我氣壞了。你還說可以好好睡一覺呢，看見沒有，今天比那一天都熱鬧。簡直混帳，你不自

呀!

月 你說她?

寧 那麼還有什麼別的?

月 你一說穿白衣服的女的,我就猜着是怎麼回事了。

寧 你說是怎麼回事。

月 那個女的就是星華,星華要去參加 Dance 那個化裝跳舞會,把你吵醒,可又把 Darlie 嚇跑了。

寧 我想一定是這樣。還有的大概是 Dance 的同學嘍。你想這些青年學生專門忙什麼化裝跳舞,

半夜裏玩,再跑上咱們家把我睡得好好的吵醒,我這氣就大了。

月 星華那件白衣服,上星期我就看見了,星華也該教訓教訓才好!

寧 你應該勸一勸,戀愛不妨戀愛,可得讓她檢點一下。月華,她比你勇敢多了,是她先抱住人家 D.D. 的。

月 去。我這就跟星華談一下。

寧 等明天再說。

月 你說要告訴媽?

寧 不好，我們倒不應該對星華那樣。這事怎麼能給老太太知道，抱人親嘴的就是星華。

月 媽以為真是開鬼。

寧 相信也好，可以讓地早些回蘇州去了。

月 那麼再睡吧！

寧 你想我今晚上還能睡得着嗎？我想索性教訓教訓 Dottie 呢！我的興趣倒來了。

月 你怎麼樣教訓他？

寧 我想他跟他的同伴或許還沒死心，至少也要來跟星華打一個招呼。我們索性嚇一嚇他們，這樣

好不好？（附耳）

月 好玩呀！可是我自己也有點怕哪！

寧 有我陪着你，來呀，預備預備。

月 這燈通通熄了，他們就以爲我們通通又睡了！（下）

（小韓與孫芷在窗口窺探，Dottie 亦在另一窗口窺探。）

（月與寧上）

月 還沒來呢！

寧 別着急，索性在裏面等着，聽見有聲音，人進來了再說。（拉月同下）

(小韓推孫北上)

孫 小韓，你害苦我了，出這好主意，自己嚇自己來了。

韓 真是胆小如鼠，我連碰到那麼一個怪事，我都沒十分怕，往裏走呀，不怕不好玩。

孫 不行。你在前頭吧……小韓，咱們回去吧！

韓 回去也得到這裏來把衣服換了，咱們要就是這樣在馬路上走回家，非讓人捉到警察局去不可。

孫 你剛才怎麼不把衣服帶着？

韓 你也沒記得！

孫 咳，也沒想到你出馬就碰見什麼外國公主，就先嚇跑了。

韓 別說了，衣服在那兒呢？

孫 問你呀！我說小韓呀！惟寧沒在這兒睡了，一定是害怕上樓跟他們到一塊去了。

韓 幸虧他上樓了，不然咱們這衣服還怎麼換呀！好，這裏既然沒有人，索性不忙，歇歇再說。

孫 那一汽槍，我想就是他開的，咱們明天找他算帳！

韓 要是真中一子彈，明天上醫院去看，還真成笑話呢！

孫 那你得感激我，是我先把他子彈給扔了。不然你呀！

韓 也許是你挨揍！

孫 衣服呢！小韓怎麼真在這兒歇着？快點卸裝回去了。

韓 好，卸裝，孫芷，咱們把這個燈開開好不好，不然怎麼看得見換衣服呀！

（孫站廚房門前卸裝，廚房門上的送菜小門開，有寧裝之大手出現。）

孫 喂，小韓，拿點凡士林給我，你怎麼了？

韓 那……那……邊那麼……大……大……

孫 什麼呀？你別嚇唬我行不行！

韓 那麼大的白……從這兒出來，我真不信，孫芷，你回頭瞧。

孫 什麼也沒有呀！混蛋，知道我胆小嚇我是嗎？

（手又現，韓又驚。）

韓 ……

孫 你又怎麼啦，我看簡直是有毛病。我問你，你爸爸有羊角瘋沒有？

韓 那……那……那……大

（孫打韓耳光）

孫 你要說什麼？

韓 大……大白手！

孫 那來的夫白手？來回這麼跟我搗亂，我這裝下不了，你還預備回去不回去？

韓 回去？對了，快快快！

孫 那從快把衣服穿上啊！來就穿這一件就行了。走！

（二人走至窗前，似見窗外有物，向後退，然後 Darkie 穿一狗熊套衣自窗入，突然，兩大白手將 Darkie 自窗沿抓捉出去，二人大驚。）

夫白手！

韓 快逃，孫正！

（二人亂跑，欲奪門而出，終觸警鈴，鈴大響，二人乃呆坐在沙發上。衆人齊出。）

聰（在內）姐夫，姐夫（上）噢，你們兩位！

月華，月華，你在那兒哪！惟……惟寧。

健 又是什麼？

聰 媽，韓先生，孫先生在這兒。

衆 韓先生，孫先生！

（惟寧與月華自外上）

月 韓先生，孫先生。

寧 什麼？你們倆？

(二人向衆人鞠躬)

寧 喂，你們怎麼在這兒？

孫 我們走過府上順便給伯母問安。伯母您好！

岳 啊？我好！你們好！

孫 托福。(向姨母)您也好？

姨 好。

孫 日健兄好？

健 哈哈你好？

寧 我替他們說吧，他們都好，就是我的覺沒睡好！

月 韓先生，你們從那兒進來的？

韓 我們從……，當然是大門。

月 誰開的門？

韓 事情是這樣的，剛才跟孫先生路過府上，就想順便來瞧瞧，剛想打門，孫芷拿他匙鑰一試，居然門就開了。是不是孫芷你那個鑰匙真巧極了。

孫 對了，巧極了。

寧 我說你們是找我，還是另有什麼事？

韓 沒什麼事，不過是來看看，譬方說給老太太問一個安，或者跟日聰弟研究一下電氣。

孫 所以電鈴就響了。

寧 你也要研究電氣？

韓 是啊，我覺得一個人生在二十世紀，每天都沒離開電，譬方拿我說吧！早上在床上還沒起來，睜眼一瞧屋裏的我那小電鐘，喝！九點半啦，沒辦法，只好趕快起來，果然牛奶還沒喝完，電話就來了，戲院劇務跟我說：「排戲時候就到了。」在戲院排了兩個鐘頭戲，倒沒用着電，因為戲是用不着電排的。——不過，因為天陰，有點黑，導演就把電燈開了排。十二點半回家吃飯，飯後聽了半天無線電，就聽見電鈴響，一瞧孫芷來找我來了。

孫 我？

韓 不是你找我來了嗎？

孫 是，是。

韓 後來他說閒着沒事，咱們理髮去吧，我說好呀，到了理髮店，當然就有什麼電吹風，電摩面。那理髮師還跟我說哪：「現在要是沒電，我們這行生意，就沒意思了。」我就不服氣說：「那也不一定，還

是手藝要緊。」於是我們兩人就辯論起來了。

健 你跟剃頭師傅辯論？

韓 是呀！我就跟那個一號師傅辯論。一會兒那老閻就叫他着說，「一號來，李小姐要電燙！」我一看原來是李麗華也來燙頭髮。那個一號一看這個更神氣啦！說，「先生，要是沒電，李小姐的頭髮也沒法燙好看啦，」我就說，「沒電氣也可以用別的燙，」誰知道他急了，他說，「要是沒電，李小姐也沒法做電影明星了！」孫芷一看怕我要跟他打起來，就把我拉出來了。後來到府上來，日聰弟的電氣設備更使我感動三次，所以從今天晚上起我就要研究電氣了。

聰 歡迎韓同志！

孫 電的偉大，偉大的電！

韓 剛才兄弟已經將本人參加電氣運動的經過，公開發表，希望大家隨時指教。再見！
（韓與孫同下。衆人愕然。）

聰 電氣運動萬歲！

（幕下）

第三幕

景 同前

這已是次日的下午。那間大廳裏，這時有着極熱鬧的舉動，幕將啓以前已經可以聽到喧天的鑼鼓和鐃鈸的聲音。幕一拉開，我們就看見了在這間大廳裏已經高搭了一個法壇，六七個道士正在異常賣力地在做法事，爲首的仗劍捏訣，只見他將一張一張的黃表紙穿在寶劍上就在蠟燭上燒起來。惟寧的岳母大人和月華的姨媽在一旁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最高興的當然還是兩位小朋友圍着道士們跑來跑去。另外那位電的嗜好者林日聰，也在很忙碌地工作，但是道士們的舉動，他並不感覺興趣，他只是自己一人爬上爬下裝設電線和豎立些看上去莫名其妙的小柱子之類的東西。

一會兒，法事顯然已告一段落，全大廳立刻靜下來，這時我們又聽見了

鐘鳴五下。

衆人都看了一下鐘，只見爲首的道士將法衣從身上脫下又走到岳母面前。

這老太太，法事已經做過，這是兩張張天師的符，一張貼在大門之上，一張貼在這大廳堂中，就可以

保人平安。

岳

（不大敢接兩張符）二妹，我們女人的手好拿嗎？

姨 好拿的，他們道士是不避女人的。我說道士先生，你們這個法事算做完了嗎？

道 完了。

姨 不對吧！我在南京，我們先生請七月十五日打醮，整整一天一夜，怎麼你們這上海的從一點到五點就完了？

道 我們三清教的佛事，不分上海南京，三清之中，只有一部道德經，不比他三寶教中，經典太雜。老太太！

姨 大姐，你看這個道士，他叫我老太太，我從那老來着。好了，你說吧！既然你們是南京上海一樣，怎麼南京是一天一夜，你們怎麼就只有四個鐘頭？

道 老太太，七月十五打醮那是四方八地，水旱兩路的孤魂野鬼都有份，老太太想想有多少？今天府上就不同了，不過安宅淨院，真正的鬼一個沒有，不過是些附近的野孤小妖，我三張符一化，老早把他們趕到浦東去了。

岳 趕到浦東去了？那麼這座屋子都乾淨了。

道 乾淨了，老太太放心吧！

另一 這是帳單，一共是伍百八十一塊。

道 茶水在另外，客氣一點好了。

岳 好，等我拿給你，三妹，我這是看惟寧是個好人，替他化點錢淨淨宅，好讓他住得安靜。二來我們也好好玩幾天，省得像昨天晚上鬧得心驚肉跳的。

姨 大姐，錢慢點付，我老瞧上海人不放心，他們都太滑頭。我說道士，你能保今天晚上就沒事啊！

道 老太太，我保你一年四季平安。

另一 只要胆子放大一點就好了。

岳 我也想起來啦，你說已經把那些不乾淨東西趕走了，牠們要是再回來呢？

姨 對，就是浦東，一天也就回來了呀！

道 兩位老太太，我們做的是正正經經的法，別開玩笑，請把這帳付給我們吧！茶水錢給不給，隨你們的便。

岳 什麼，開玩笑？誰跟你開玩笑？你這話是怎麼說法？

姨 是呀，人家化錢請你們怎麼叫開玩笑？那一個人家好好沒事要請你們道士來？

另一 老太太，我們師父年紀大了不會說話，包涵點，這帳請老太太付一付，各位師兄弟都等開銷呢！

岳 我不是不給錢，我是要問問你一次法事是不是真能保四季平安。

姨 是呀，剛才不是說那些東西要從浦東回來怎麼辦？

道 我們的法事是只管安宅淨院，老太太硬要問牠們怎麼辦？那下次回來再找我們好了。做法事是

衆心安靜，我吃了四十年道士飯，從來沒有人問我回來怎麼辦的！

另一 師父，這麼辦吧！咱們多化兩張符，給人家把牠們趕得更遠點，就回不來啦是不是？

姨 這倒像句話。

另一 那老太太另外茶水錢多客氣一點。我們把牠們一下子給趕到蘇州就沒事了。

岳 不行！慢着，慢着，二妹，趕回蘇州不是又趕到我家去了麼？那我不是自己跟自己搗亂。

姨 是呀，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這更不行了。這樣吧！我說道士你索性給我們把牠們給捉住，不就大家

永遠平安了啊。

岳 二妹，還是你想得對，今天晚上來當場捉住牠們。

道 當場捉住？

姨 你們不會呀！

另一 怎麼不會，我們不比和尚，我們師祖張天師就是專捉妖魔鬼怪！

道 本來只說是安宅淨院，當場捉妖不在內。這樣可又要算一場法事了。

岳 你要另外算錢是不是？好的，只要真能保平安，晚上你們都再來好了。

道 捉妖只用三個人，老太太，可也算四百塊。

姨 三個人也要四百

道 法事兩樣做法，又是夜裏。

岳 好了，我一共給你們一千，茶水在內，回頭一道算。

道 那我們這些東西放在這兒，晚上再來。

另一 車錢請隨便……

姨 你這人怎麼這樣？沒說一手塊都在內嗎？

另一 一千塊是歸我們師父……

道 好好，不要了。（衆道士出，惟寧入，見道士大驚）

寧 這是幹什麼？

姨 媽說昨天晚上一定有妖魔鬼怪，所以就叫上海李媽叫來這麼幾個道士做法事，姐夫，我是不信的。我認爲昨天一定是樑上君子光臨，虧得我的汽槍跟警鈴。

岳 聽兒，你懂什麼？小孩子，瞎說八道，小孩子。惟寧，你回來啦？我是喊他們來給你淨淨房屋，保人馬平安。

聽 哈哈……姐夫，你有馬沒有哈哈……

岳 混蛋！你敢笑話我？

姨 聽兒，媽說話不好這麼挑眼，到書房裏去看看書去吧！你這些東西也不要弄了。

聰 不，我要弄的，大家誰也不要管誰好了。看看是道士有用，還是我勸電網有用，什麼電網？

聰 我新設計的防賊電網……

寧 那不行呵，要電死人的呀！而且萬一家裏人不當心碰上了呢！聰弟，你可不能亂來呀！

岳 聽見姐夫說了沒有？弄出人命怎麼好？

聰 媽不說不是人嗎？鬼命也不要我人命去償！

姨 銀信他們小孩子碰上了，你拿什麼賠我的女兒呀？

寧 聰弟這太危險了。

聰 姐夫，我這只是嚇人的，就是碰上了也死不了，姐夫你試試看……

寧 哎……哎……

明 你爲什麼欺負姐夫，黃天霸來也！（明用道士寶劍直取聰，聰只得逃入書房）你敢再出來，俺黃天霸定不與你干休！

姨 還是明兒跟姐夫好！

岳 來上海看兩趟京戲，他就整天當黃天霸咧！日聰那孩子一肚子怪念頭，說也說不聽！他小時就不同。

姨 像聰兒這麼傻的孩子，正是憐裏憐懂的時候，再大點也就會好了。

岳 惟寧，你上來坐坐好吧！三個人摸摸骨牌玩。

寧 不，我在這歇歇打個盹兒，昨天晚上沒睡好！

岳 你們年青人是好睡覺！（下）

寧 月華呢？

姨 出去了。她說五點鐘回來，大概就要回來了。（攜銀信下）

寧 出去了，幸虧我今天聰明了，出去就出去吧！我有餅乾。（坐沙發，脫鞋，閉目養神。）

明 姐夫，姐夫。

寧 嗯，你什麼事，上樓玩去好嗎？

明 姐夫，你睡好了，我替你保鏢，你當施大人好不好？

寧 好好，餅乾是不是好，拿兩塊去吧！

（銀信自樓上出）

明 看刀。（一刀將銀信砍哭了）

寧 啊啊？

（姨媽出）

姨 什麼事，銀信？

鏢 (哭) 明哥拿刀殺我，他說我是九花娘！

姨 明兒你怎麼胡說八道，銀信是你表妹。

(岳出)

姨 大姐，你管管明兒吧！他把表妹叫九花娘哪！

岳 明兒過來！(一巴掌，明兒大哭)

明 是姐夫叫我保護他的，他做施公，我做黃天霸！

岳 惟寧，你這麼大人，不說管管他們，怎麼還有童心跟明兒一塊演施公案啊？

寧 我？

岳 明兒跟我來。(下)

姨 銀信跟我來，你是孩子，要懂規矩，不好跟他們一樣演什麼施公案！(下)

(寧大不高興，將餅乾袋欲摔又隱忍下去)

(門鈴響，李媽出迎)

李 少爺，韓先生孫先生來了。

寧 說我不大舒服睡着了，不能見客。

(韓孫已入)

孫 睡着了還說話呀!

韓 要是你太太在旁邊這麼說,我們就只好回去啦!

寧 又是你們兩位老兄,隨便坐吧!我的精神這兩天本來不濟,昨天又一夜沒睡,所以只想偷空打個盹。

韓 我們今天來是要……

寧 小韓慢着。我昨天已說過你們的計劃暫時不能談。你看我今天更不成,沒等你說完,我一定要睡着咧。

韓 惟寧,不是談計劃!

寧 那你不是想來跟我那位小舅子研究研究電學?今天實在是好機會,他正在裝防妖也不知是防鬼電網,也許要個幫手。日聰,日聰出來,你的韓同志來了。

韓 不,我不要研究電氣。

(日聰奔出拉小韓)

聰 韓同志,來來來!(拉入)

孫 (大笑) 哈……

寧 孫芷你笑什麼？

孫 我跟小韓現在原是特地來告訴你昨天晚上事情。

寧 昨天你深夜給我岳母請安，我看見的。

孫 我是說昨晚妖怪的事。

寧 (大笑) 不錯，不錯，你怎麼知道我是用兩只大毛手套玩的。

孫 噢，那大白手原來是你呀！把我跟小韓嚇壞了，他嚇得只這樣……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寧 怎麼你們也看見了？我是對付我小姨林星華的男朋友的，他們要去化裝跳舞，半夜裏把我吵醒了兩三次，實在恨極了，只好對付一下。

孫 就是那個大狗熊……

寧 對了，對了，有一個狗熊，讓我把他摔了一交，他把狗熊頭拿下來就跑走了。可惜的是還有兩個寶貝，沒十分看清楚，居然跑到房裏，剛要走進房想辦法，不想你跟小韓來了。大概就把他們嚇跑了。

孫 (笑) 你說還有兩個是不是？

寧 你也知道還有兩個混蛋呀！

孫 惟寧，不瞞你說，那兩個就是我跟小韓。

寧 什麼，你們兩個？

孫 帶尾巴的外國妖怪是他，中國鬼是我。

你，你們幹麼呀？

孫 老兄別急！今天原是要來告訴你的。我們不是我找你起草計劃書嗎？你又因為岳母來了，弄得靜不下心來，非要我們等你岳母回去了再談，可是我們很急於要辦，小韓就說來裝妖，裝鬼一鬧，他們一定害怕，就要回去嘍，那你也可安靜下來了。

寧 你們這個事情在人情上很豈有此理。

孫 啊，對不起，我原也不十分贊成，那麼害怕……

寧 不過在事實上我並不反對。

孫 你不反對！

寧 爲着我的睡覺我應該贊成，不過頂好你別讓我太太知道，我知道，聽得懂嗎？

孫 懂，那麼我今天跟小韓再接再厲了。希望你參加，昨天你的大白手實在很精彩。

寧 精彩是不是，對了，我得告訴你，我岳母可請了道士來捉你們，可要先準備一下。

孫 好的，好的，大家開開玩笑。

（門鈴響，李媽出迎。）

李 太太回來了。

月 (在內) 李媽，少爺回來了，這包東西拿進去。

(月上)

月 惟寧，你回來半天了吧！我因為媽叫了道士做法事，鑼鼓實在吵不過，就出去……唷，孫先生一個人來的嗎？

寧 小韓在後面研究電氣哪！(笑)

月 韓先生真有這個興趣！

孫 我想他大概是受電刑，不是研究電氣。

寧 對了，趕快把他叫出來吧！日聰，請韓先生出來……這個門弄得誰也不敢碰。

(小韓出，飽受電擊，頭髮弄得豎起來，臉上都有點發綠了。)

衆人 (同時) 唷……

孫 小韓怎麼了？(用手拉韓，竟觸電) 哎……壞了，壞了。

寧 什麼？

孫 他身上有電！

寧 有電？(用手碰一下) 嘿！真的，日聰，怎麼回事？

聰 嘿，韓同志現在完全電氣化了。

孫 電氣化了小韓，你覺得怎麼樣？

韓 還好，就是有點頭暈，孫芷，你沒想到我現在變成了一個電氣人了。

孫 〔越想越傷心〕電氣人？那你不是真人了。哎唷，小韓哪！

〔大哭〕

韓 〔也傷心了〕我說林同志，你說我真不是人了嗎？

寧 〔大急〕那怎麼可以？

聰 不要緊，不要緊，我有過三次經驗，現在不過是暫時電化了，一個鐘頭後，就開始稍退，頭也不暈了，

一夜睡過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了。

孫 真的！〔破涕為笑〕小韓！〔欲擁抱，又被電擊〕哎……

寧 那麼坐一會吧！

〔岳與姨等出〕

岳 唷，韓先生，孫先生來哪？哎呀！這是怎麼回事呀？

韓 伯母！我這是……〔手觸其他器具皆發光〕

孫 小韓，那你還是先回去歇歇吧！事情我都跟推寧說過了，他也贊成。

韓 好，那就回去吧！伯母，我走了，惟寧，回頭見！

岳

（韓，孫下，惟寧等送出。）

二妹，這到底是人是鬼呀！

（燈暗）

（燈漸亮，大廳裏燈點得很亮，只有惟寧一人坐在沙發上，抽着烟，像是很興奮地在想着什麼，有時還拿手做個什麼奇怪的姿勢，這時又已到了鐘鳴十下的時候，惟寧看了一下鐘站起來，跑到一面鏡子前研究起動作和姿勢來了，他這時是被孫芷所說的裝鬼等玩意兒引起了興趣。這時銀信一個人從樓上下來。）

寧 唷，原來是你呀！你……

銀 表姐夫，你幹嗎呀？

寧 我，我煩哪！銀信，你怎麼還不睡覺？

銀 媽不讓我睡，說等會道士來捉鬼，要是睡着了，鬼要跑到我身上去。

寧 哦，那你一人下樓，不害怕呀！

銀 表姐夫，害怕什麼呀？

寧 怕鬼呀！

銀 人幹嗎要怕鬼呀？

寧 「幹嗎怕……鬼長得害怕，他要欺負人！」是呀，幹嗎怕呀！鬼也就是人！

銀 幹嗎要欺負人？

寧 幹嗎要……那……

（月華自樓上下）

月 銀信，你怎麼一人下樓來啦？姨媽正找你呢！（銀信上樓）惟寧，你跟她說些什麼呀？

寧 說你們大人害怕的東西。

月 那你也算小孩嘍！

寧 我倒想起我小時候來哪，我小時候睡覺，不許人碰，要是把我吵醒了，一定得哭半天，一直到十幾歲都是這樣。

月 就是現在卅多歲我看還是一樣，誰要擾醒你，脾氣就大了。

寧 還說我脾氣大，昨夜裏整夜沒睡好，今天爲道士來索性把床也取銷了，你看我說過什麼沒有？

月 今天還好，昨天不是把 *Up to* 摔了一大交！幸虧他沒有看出是誰，要不然怎麼好意思？星華今天一早就出去了，找他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

寧 月華，我這會兒就要出去一趟。

月 這麼晚？

寧 我不要在�家看道士弄什麼莫名其妙的玩意。

月 是媽的好意，讓他們去好了。

寧 所以我自己跑出去呀！

月 好，你出去就出去吧！什麼時候回來？

寧 等鬼把道士趕跑了我就回來啦。

月 真有鬼呀！

寧 你看好了，今天晚上。

月 惟寧，你不許唬我！我不信的。

寧 不信就不必怕了。等會別……

月 去去去，要出去快走。

(門鈴響)

月 大概是道士們來了，你走吧！

寧 等會別怕呀！(下，道士等上)

道 少奶奶。

月 你們怎麼來的這麼晚？

道 少奶奶，這年頭四處都鬧不乾淨，我們的事情也忙啦！

月 有你們世界還乾淨不了啦！李媽，上樓請太太。

（岳姨等上）

岳 來了嗎？

道 來了，老太太！

姨 他老是老太太……大姐，你叫人都出來看着。

岳 李媽，去請兩位少爺出來。

月 小孩還是不要出來的好。

李 二少爺，太太請你出來。（聽出）

聰 幹嗎呀？看牛鼻子呀！我不愛看。

月 聰弟，媽要人多，叫你出來，你就出來好了。

李 大少爺，就下來。

岳 還有人吧！

月 惟寧剛出去，星華也沒回來。

岳 好啊，我做點事情，他們都不贊成。

姨 不管啦，來吧！來吧！我說你們先從那間屋子捉啊……壞了，你不說都把牠們趕到浦東去了嗎？

道 我畫道符就拘回來了。

（道士畫符，小韓，孫芷，化裝出現於窗際，日健來自樓上看見。）

健 啊！來了，那兒真的來了。真靈啊（哈哈）

明 大哥，在那兒？我也要看看！

姨 真地拘回來了！

道 不好亂說，鬼妖都是看不見身形的，真要看得見，就不……不好了。

另一道士 那個人看得見，也就靠不住了。

健 我看見的，在那兒，要進來啦！

姨 大姐，日健是個癡子，我看是……

明 （奔到窗口又奔回）媽（大驚）

（小韓，孫芷，二人各至窗口出現。）

衆 啊呀（紛紛奔上樓）

姨 道士，快捉呀，快捉呀！阿彌陀佛，無量壽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暈倒）

（孫韓二人自窗口跳下，道士無路可逃，棄劍逃入了扶梯下的小門中。孫韓將面具脫下，不覺大笑。）

孫 （正笑）噓！小韓！我們……（壓低了喉嚨，不知說了什麼，又從窗外拿了一個小包，兩人很快地奔進小門。）

〔小門中傳出道士們「啊」等的驚叫聲，接着只聽得韓、孫二人低聲叱叫「不許響」「不許動」〕
〔台上只有姨母暈倒在那裏。〕

〔稍停，小門開了，韓、孫都各穿了一件道士衣，一個裝了鬚鬚，一個臉上裝了一個瘤，正和那兩個道士一樣。〕

孫 我這鬚子黏得像不像？

韓 差不多，我也像吧？

〔孫點頭拾起寶劍一把，正經做了一個姿勢。〕

銀 〔在內〕媽哪媽……

月 〔在內〕啊呀，姨媽哪！你快上來吧！

孫 啊，姨老太太……〔一眼看見姨媽〕小韓，闖了禍了，咱們把張太太的姨媽嚇死了！

韓 啊！快看看，快救！快救！

月 〔更着急的聲音〕姨媽，您在樓底下嗎？

韓 噯……在在……

孫 〔對韓〕快扶起來！扶起來！

韓 喝點水吧！

〔三人忙着急救姨媽，姨媽將醒，三人裝腔作勢地畫符，舞劍，作給鬼捉住的樣子。〕

韓 老太太，老太太醒了，那兩個東西，我們已經捉住了！不要緊啦！

姨 什麼？

孫 把他們都捉住了！

姨 已經捉住了？真的？

岳 二妹！

明 姨媽！

月 姨媽！

韓 樓上的太太少爺小姐們請下來，什麼事都沒有了。

姨 可真嚇壞我了！我活到這大年紀，才真是頭一回看見這種東西，從前在南京……

韓 老太太這不是我吹牛，這些東西只要碰到我們就乖了，我們師徒二人只要……

孫 我畫了一道符，請來了天上六丁六甲神……

韓 老太太，你剛才睡着了，沒有看見天上那位神將吧！穿着金盔金甲……

姨 我沒有看見，（向岳）啊呀，大姐，我真嚇死，我怎麼一下就都不知道了，這兩位法師說還請了天上

的神將下來。

岳 啊呀，阿彌陀佛，無量壽佛，居然連天上的神將也請下來了！真的？兩位法師真是法力無邊！

姨 可惜我肉眼凡胎，不能看見這位天上下來的神仙，對啦，我好像還聽見金盞金甲叮叮噹噹地在響！

聰 我們在樓上沒有聽見哩！

韓 你們凡人……

孫 凡人聽不見的！

姨 〔對岳〕大姐，真可惜，我要是看見了，我一定求求他，求那位神仙馬上到南京去一次，把那個姨子……

岳 喂，道士，道士，那個神將下來了怎麼樣？

韓 怎麼樣……啊啊……我就說「急急如赤令……我……我命令你……給小鬼抓住……阿彌……

……阿彌……

孫 你不要亂說，無量壽佛！無量壽佛！我就唸無量壽佛！然後用寶劍一指那神將祭起法寶，一下子就

把那兩個抓住了！

健 哈哈，捉住了！

明 是什麼呀？

韓 ……

聽 在那兒？

韓 在……

明 在那兒？我看看！

岳 小明，不許亂說，這怎麼好看的！

孫 後來，我放了一把三昧真火，把他們給燒死了！

明 鬼也會死的！鬼死了變什麼？

孫 變……

聰 大姐，這在科學上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哩！剛才窗口那兩個一定是幻影，一定是大家眼睛看錯了！

我不相信這兩個牛鼻子的話！

姨 啊呀，日聰，你怎麼當着兩位師傅的面，這麼胡說八道！

聰兒，不許胡說！你小孩子家懂得什麼！兩位法師可別生氣小孩子，別看長得高，什麼都不懂！

沒關係！沒關係！

岳 兩位法師辛苦了！請坐請坐！李媽，快給兩位法師泡茶（對姨）還是上海的法師本領大，我們蘇州

玄妙觀的道士，恐怕就不行！

孫韓 蘇州的，當然不成！

聰 胡說，媽別迷信，別上這兩個牛鼻子的當！給錢叫他們走吧！

岳 聰兒，你又瞎說了！

月 聰弟，事情都過了，你還吵什麼？

韓 老太太，那麼小道等要走了！

岳 吃了再走！

孫 變，不過，不過，（與小韓做眼色）

韓 對了，不過，小道還有一句話要說。

岳 啊，什麼事，法師儘管請說！

韓 老太太不怕直言？

粉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法師儘管說好了！

韓 這……

岳 （着急）大法師請說請說！

韓 我看老太太還是早點離開這兒，回……回去的好！

岳 哦！

姨 爲什麼？

韓 因爲……因爲老太太的……福氣好……

孫 福氣太大……因爲老太太的福氣太大！

岳 哦……哦！

月 福氣太大怎麼啦？

孫 福氣太大……

韓 福氣大的人不宜久居此地！

岳 啊呀，真的？

聰 胡說，既然福氣太大，當然什麼都不怕了。

姨 日聰，你不要多說法師，怎麼樣呢？

韓 小少爺，這你就不懂了，總而言之，老太太的福氣大，所以……

孫 所以，不宜久居上海。上海凡是正路人愈不好住，有的想偷點壽，有的想佔點福。

韓 少爺，你聽見我師父講的道理了嗎？

（衆人點頭稱許）

健 唔，有道理！有道理！哈哈！

岳 大法師，有什麼法子可以解救嗎？

韓 這……

姨 建個水陸道場，超度那些鬼魂吧！

孫 不行啊，老太太，上海這地方，對人不能太慈善，對鬼也不能超度。

韓 有一個辦法，就是老太太每逢到上海來玩，不要過一個禮拜。

岳 哦，哦！我們早些回去吧！好在喜酒也吃過了，再玩兩天，就走吧！

韓 老太太，再見，我們走啦！

岳 慢着，錢還沒付給你們呢！

韓 還有呢？

孫 對了，你怎麼忘了收錢哪！糊塗！

韓 我糊塗？

岳 這是一千正，另外是車錢一百塊。

姨 你們還招呼我車夫，這兩百送你們喝茶。

韓 （忽然想起那兩個真道士，總得想法子也使他們出去啊，急得不住地遞眼色給孫芷） 喂……還有，還有，

孫 對了，還有……還有……

聰 還有什麼？

岳 兩位大法師，還有什麼，儘管明說，不要緊的！

韓 嗯……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與孫芷作了無可奈何的鬼臉猶豫着同下）

聰 大姐，我看看他們出去，給他們去關門！

岳 （大為愉快）唉！今天幸虧是這兩位大法師，要不然，今天晚上還安靜得了。

姨 是啊！這兩位法師的本事真不小，我還是頭一次……

月 媽，姨媽，上樓睡覺去吧。時候也不早了！大哥，明弟，你們也去睡吧！

岳 唔，鬧了一整天，也該歇歇了！

（兩人說着，預備上樓，銀信老早伏在母親的身上睡着了。姨媽抱着她上去。）

岳 暖，惟寧呢！怎麼還沒有回來？星華呢？一整天就沒有看見她個影兒，這麼晚還不回來，路上別遇着什麼……

什麼……

月 不要緊，大概一會兒就要回來的，有那個姓陳的同學陪她回來呢！

岳 就是那個什麼「大黑」啊！唔……

月 不要緊，那個姓陳的孩子，人倒是挺好的。

岳 好吧，等她回來再說吧……啊，等一會惟寧回來，你就跟他說，我決定再住兩天就走了，明天我們

月 大家出去玩玩，後天，找幾個客人來打一天牌，大後天我們就都回去吧！
月 好好！

（衆人上樓，日聰好像聽見什麼。）

月 （在樓上，聲）李媽，把太太夜點心拿上來！

李 是。（到廚房去倒水）

岳 啊，日聰上來，我有話跟你說。

聰 啊，媽！（上樓去）

（蘇州李媽從樓上走下來到廚房，上海李媽提了一壺水從廚房出來，交給蘇州李媽。）

（日健從樓上喊着下來。）

健 王八蛋，你可又跑了！隨便你躲到那兒，我總捉到的，明弟跟我一塊兒來捉！

明 （亦奔下）好好，大哥我來！

健 （推開窗戶就想捉，撲了個空）嚶，哪兒去了！

明 哪兒去了！

（小屋子內有響動。）

明 大哥，在那兒在那兒，那兒有東西響？

儲 對了，一定在裏頭，哈哈！你聽，還在裏頭跳着呢！

明 (一面開門一面說) 這個王八蛋，你怎麼進去的？(開門) 這一下可逮着你了！(門開，現出裏面兩個被綁

着道士，口裏塞着毛巾，嘴裏噙……噙的叫着，日健與日明俱大驚) 這是什麼呀！

明 媽，大姐，媽，媽！

(二人飛奔上樓。)

(道士們狼狽不堪地走出。)

(小韓與孫芷入，還沒有來得及卸掉剛才的道士裝，匆忙地將道士們的綁鬆開了。)

韓 你們怎能出來啦！

道 (要大聲爭論) 你們……

韓 不許說話！(以拳示威)

孫 (將道士衣邊給他們) 快走，快走！

道 這……

韓 (把鈔票全塞給他們) 別多話，快走，快走！

孫 從這裏出去！(推他們下場)

韓 我們的東西還在那裏面呢！

孫 對了，化裝箱，衣服。

（他們也準備同下，想到那些鬼的服裝，退在小屋子裏，正預備去拿，蘇州李媽自廚房入。）

李 （驚）啊呀，道士怎麼又回來了。

韓 我……我們……

（月健日聰擁着岳母，姨母，月華等擁下。）

姨 這不是兩個道士嗎？

岳 不錯，是他們，向來做什麼？

月 那有這樣的事，真太怪了！門也沒有響過！

健 是真的，真的，你們看，啊！本來是綁着的，怎麼一下子手又鬆開了！

聰 道兩個道士肯定是賊，做好了圈套，來偷東西的。

月 我想也許是賊。（對道士）你們也太不應該了，給你們那麼多錢，你們還要想偷東西！李媽去叫警察！

察！

聰 慢來，大哥先細止，打他們一頓再說。騙子賊！

健 打山，打山，好何來！

明 打，打！

孫韓

我，我們……（欲辯無辭）

（小韓與孫芷被日聰所追，又躲入小堆房中。）

聰

也好，索性把他們關起來。

岳

這是怎麼回事呵？

姨

這不行呀！怎麼好把這兩個法師關起來！

聰

法師？我看是明明倫東西來的。

月

不錯，他們剛才認清了路，現在就來了，李嫻叫警察去。

岳

不對，三妹，我想這一定有緣故，別是他們法力不夠，剛才得罪那位狐仙，鬼仙……日健不是說看

見的時候，原是關在小屋子裏，兩手還綁着呢！

姨

是呀，不像做賊呀！不錯，大姐你說得對！（低聲）給得罪了，法力不夠！我在南京也有一次……

岳

哎呀！這怎麼好！我們也算得罪了他們啦！我明天就走吧！

姨

是呀，大姐，不能住啦！

（外面一陣電鈴響，大家不免又是一驚。）

聰

這是我的電網，有賊！一定是他們同黨碰着我的電網了。

（正要跑出去，星華躍入。）

星 大姐，大姐，捉住了兩個賊！啊，媽，捉住了兩個賊！
聰 在哪兒？在哪兒？

星 我跟 *Datie* 剛回來，忽然聽見聰弟的電鈴響，*Datie* 跑過去一看有兩個人在窗口下面
聰 *Datie* 就一把給他們捉到了。

岳 「大黑」就是那個「大黑」啊！他捉住了賊？

(*Datie* 抓著兩個道士上。)

D 剛才那邊窗下面有兩個賊，我抓住了。

道 我……我們……(欲辯無辭)

星 *Datie* 過來，我給你介紹，這是我母親，我姨媽，我大哥……

健 哈哈……

聰 怎麼又是那兩個道士！

月 奇怪，剛才外面兩個道士不是明明關在這小屋子裏的嗎？

姨 哎呀！我說過這事不對，這一定是我們得罪了什麼了！月華，趕快叫人去買香燭，買錠子來燒燒吧，
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岳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活了這麼大年紀，從來也沒有經過這樣的事，二妹你

說憑癩好？

月 李媽，去把那個小屋子的門開開，把那兩個道士叫出來！

上李 （向蘇州李媽）少奶奶叫你。

蘇李 不是，太小姐叫你去。

二李 少奶奶，我……我怕！

二李 我的媽……

（他把門一開，裏面跳出小韓與孫芷來，但是他們却穿着原來的鬼的衣服，衆人又大驚，兩個道士乘機溜走，他們也想逃出去。Darkie却迎了上來，他們沒辦法，兜了一個圈子，逃到書房裏去，Darkie正要追進去，日聰止住他，把門口的十個大開關一拔，只聽得裏面一陣聲音。）

（台上的人都嚇呆了。）

（小韓與孫芷兩個人隨着一陣火花逃了出來，弄得狼狽不堪，衣服燒壞了，神智也受了電擊。）

月 孫芷，小韓。

姨 啊呀！菩薩怎麼又變成寸孫先生跟小……小韓先生。

姑 孫先生，韓先生！這什麼是什麼呀！我受不了啦！日健，明兒，日聰上來，都給我上來！
星 媽，您要幹嗎？

岳 我受不了啦！

（衆人都上樓，月華走了兩步，看見小韓和孫芷，就跑過去。）

月 孫先生，韓先生你們這是怎麼一回事？是存心來胡鬧還是讓鬼迷的？
是……不是。

月 孫韓 說話呀！是不是存心來搗亂，你看看把我家裏鬧成什麼，再看看你們自己的德性……喂，你們兩位說話呀！

（越來越狼狽）也不是胡鬧，也不是存心，是……

月 孫韓 請你們說清楚了。要是你們存心，請問你們是什麼存心，要是鬼迷了我也得找鬼算帳！

（惟寧喬裝出現，韓孫二人大驚，月華正在盛氣之時，不及細看，手起一下將惟寧打倒。）

哎唷！（露出本來面目）

寧 噢！怎麼你也裝……

月 孫韓 惟寧，你（趕快扶起）傷了沒有？

寧 還好，第一次就失敗了。

（岳姨及衆人齊攜行李下樓。）

岳 我受不了，上海這地方真了不得，連是人是鬼都分不清楚，我非立刻回去不成。月華，我們就動身

啦!

媽,您怎麼這就走呢?這麼晚了。

月 聰兒說夜快車還趕得上。惟寧也回來啦,上海這地方我受不了哇!還是說走就走吧!

伯母,您現在就走哇?

岳 啊孫先生……小……小韓先生,我不敢跟你們說話,你們到底是人還是……

健 我的貓頭鷹,貓頭鷹!

岳 日健,別管什麼貓頭鷹啦!快走,火車要趕不上啦!

寧 月華,你跟星華送媽上車站是嗎?我也去吧!

岳 惟寧,你不用去了,這些日子你夠受累的了。

寧 她們都是女人,孩子……

岳 男人有啊,有「大黑」送成了。

D 對了,我送張先生,我代表你。

寧 謝謝你,媽再見,姨媽再見。再見。

(寧送衆人出門,回來三人相對默無一語,忽然大笑。)

孫 惟寧,現在我們可以正式討論計劃書啦!

幕 三 第

韓 對呀！

寧 就開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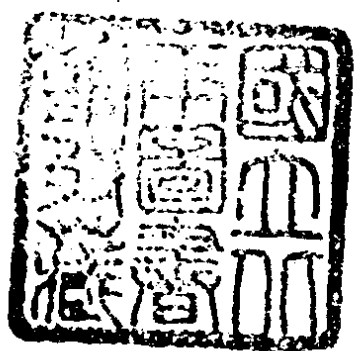
韓 關於我們那個計劃的內容……

（廚房中一聲怪叫，李媽奔出。）

李 少爺，少爺，大舅少爺的貓頭鷹丟在廚房裏了。

三人 唉！（定下心來）

（幕落）



• 孔 另 境 主 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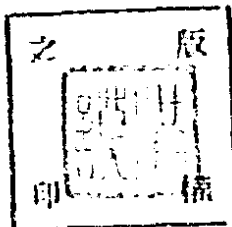
劇本叢刊

集 三 第	集 二 第	集 一 第
孔另境：春秋怨 方君逸：離恨天 石華父：孔雀屏 李健吾：風流債 周貽白：陽關三疊	孔另境：沉箱記 方君逸：滿庭芳 朱端鈞：圓說記 李健吾：喜相適 周貽白：金絲雀	王文顯：夢裏京華 孔另境：李太白 方君逸：銀星夢 石華父：晚星夢 李健吾：花信風
洪 謨：閨第光臨 袁牧之：鑪邊怪人 袁 俊：富貴浮雲 魯 思：藍天使 顧仲彝：新婦	姚 克：楚霸王 鄧昭暉：妻 魯 思：狂歡之夜 魏于潛：釵頭鳳 顧仲彝：重見光明	周貽白：綠窗紅淚 姚 克：清宮怨 楊 絳：稱心如意 魯 思：十字街頭 顧仲彝：三千金

世 界 書 局 最 新 出 版

星 繳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廿日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三集 闔第光臨

實價國幣七十元

外加運費函致

著 者 洪 謨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